



蘇聯文學叢刊之一

哈馬堂作

西伐斯托波爾人

大連人民呼聲報社翻印

西伐斯托波爾人

哈馬堂作

蘇聯文藝叢刊之一

大連 人民呼聲報社 編印

西伐斯托波爾人

一 俄羅斯人民之女

瓦斯汽車像魚雷似的飛往深谷，離開公路，移向旁邊，移到泥土的小路上去。它載我們遠離沙普山，經過並不很高的丘陵而到低窪的地方去，到深谷裡去。

停止！

一個戰士擋住去路。

我們便從這裡步行走去。起初是直着身子，稍為低着頭，後來彎成二折，膝蓋觸着地走。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躺在小溝渠裡，他指頭小心地伸出來，用望遠鏡看着德軍防線的前茅。我們肚皮着地地爬到小溝跟前。躺下，忍耐地等候。最後，中尉把望遠鏡藏起來，由伏着的姿勢翻身為側着的姿勢，用熟識的，快樂的和柔和的眼睛看我們。這是彼得，萬西里亦維赤，史米爾諾夫。

在談話的時候我問史米爾諾夫，尼娜·奧尼洛娃在那一個部隊裡。

「你們運氣！」史米爾諾夫回答說。「她是我的鄰居。離這裡不到一公里。不過你們得回到公路上去，走另一條路上她那裡去。」

尼娜·奧尼洛娃是一個少共黨員，機關槍手，她在奧地薩就以剛毅和

勇敢出名了。這位二十歲的女志願兵，她表現了一個軍人的非凡能力和堅忍心。她的聲譽在西伐斯托波爾的人口處鞏固起來，在他名字的周圍開始編起傳奇來。她本人仍舊一樣是一個謙遜的瘦弱的姑娘，她有一張圓圓的臉，明亮愛笑的眼睛和愛說的口頭語：「我知道嗎？」

這是一位細小的奧地薩的少共女團員，……………
……………。是前線的出眾份子。關於她，應該詳詳細細地來講一下。

八月在奧地薩是炎熱的，暑氣的。房屋和街道在窒息的熱霧中浮漾着。穿着一件輕便衫子的瘦瘦的，不高的，漲紅了臉的，激動着的姑娘，跨進區軍事委員會的門檻。

「看，又來了一個，」軍事委員有氣無力地說。「好姑娘，你們給我設身處地地想想看。我並不需要女護士。戰鬥員，機關槍手，指揮員，砲手，工兵——看，需要的是那樣的人……」

姑娘們站在軍事委員的面前，沉默不語，眼睛由於侮辱而潮潤着。軍事委員很可憐她們。他把軍服的扣子解開，用手絹揩揩汗溼的脖子，嘆一口氣。但是戰爭是戰爭；軍隊裡的女護士是不能比戰鬥員和指揮員更多的。他看了一眼跨進門檻的一位瘦瘦的姑娘。他認出了她。是一個花布工廠的女工。青共的軍事組織者。沉靜，但是像鬼怪似的頑強。她會成天的站在窗口，一聲不響。軍事委員又嘆了一口氣。

「假使你們中間有甚麼人是機關槍手就好了……」

這時女工尼娜·奧尼洛娃走到他面前，緊靠着，用顫抖的聲音說：

「我就是機關槍手，全部學程都學過，你看，徽章，証書……」

呆然若失的軍事委員把手一揮，面向其餘的人，嚴厲地說：

「喂，同志們，你們都回去從事生產吧。這也是前線的事情。」

於是尼娜·奧尼洛娃便達到了她的目的，她熱中的幻想實現了。在她的面前產生了夏伯陽①的機關槍手安卡，一位無畏的我羅斯女人的形象。

尼娜在人行道上呆住了。她要把這異象，這踏進戰鬥生活之門的情景

延長。於是那時又像電影裡似的，映出廣大豐饒的，裸麥高高的田野，卡畢里^②軍官的隊形 心理進攻。出現安卡的面孔，她發燒着的眼睛和緊咬着的嘴唇。失足跌倒。隊伍。這是安卡用一長串的機關槍掃射頑強地殺倒他們……

尼娜，奧尼洛娃拔脚奔跑了。熱風吹拂着她激動的面孔，燒灼之心的急速的跳躍以空洞的聲音在耳鼓裡傳達着。

奧尼洛娃當天就出發到戰線上去。到工廠裡去跑了一趟。匆促地和朋友們告別。尼娜沒有親屬。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孤女。但是朋友却很多。朋友們都親切地親暱地話別道：

「尼娜。你到了那裡要爭面子。只是錄取了你一個人，」少共女團員們說。

「姑娘，你要無畏。」一個老女工說，親尼娜的嘴，照老法給她畫了一個十字。

最初幾天前線的日子很快地飛過了。人們很快的習慣了鋼鐵的轟擊聲和鏗鏘聲，習慣於火，煙和泥土的迸發，尼娜·奧尼洛娃也習慣了。熟練的，敏捷的，精確的，勇敢的她正合戰鬥員和指揮員們的意。人們立刻把她喚做「我們的安卡」。

關於某某營裡有「一位女機關槍手安卡」在作戰的消息，很快地就傳遍整個軍隊。指揮員和戰鬥員抽出時間跑到營裡去看看她。人們在環抱着奧地薩的森林裡躑躅着，尋找這位開機關槍的姑娘。探詢尼娜：

「你們這裡的夏伯陽安卡在那？」

確實，要認出尼娜，奧尼洛娃是很難的。一個穿着軍裝，馬褲和靴子的少年，留着短短的，男子式的頭髮，並不像少共女團員尼娜。只是軟和而有旋律的聲音，把她告了密，還有那顯露她小小白牙的不變的微笑。

是深夜。斜削的雨絲打着地面。地面變得溼粘和泥濘了。尼娜把雨衣

①，②是內戰時的白俄將軍，曾與夏伯陽交戰。

披在自己的身上和她的「小馮克西姆」③身上。她俯伏到它的身上去，把目光注視着看不穿的南方之夜。

家鄉奧地薩遠處在後面。敵人在向它衝去。德國的，羅馬尼亞的和義大利的飛行士向它轟炸。法西斯砲隊把砲彈一顆接着一顆地潑在這城市的市街上。尼娜聽着震耳的砲彈爆裂聲。她環視一下奧地薩，看到火焰的飛濺，向天伸去長長的火舌。

在這樣暗黑的深夜裡，心裡變得沉重起來了。尼娜咬緊着牙齒，他的小手掌更緊地握着機關槍把手。

突然在奧尼格娃和她機關槍所躺的一小塊土地上，敵人重迫擊砲的轟擊打破了沉寂。「這樣看來，快要來進攻了」，——奧尼洛娃想道。她覺得，血怎樣變得沉重起來，心裡跳動怎樣變得空洞起來。

憤怒就是這樣來的。不再是尼娜，奧尼洛娃，「兒童之友」花布工廠的女工了。這裡，伏在機關槍上而躺臥着的是激怒的愛國女志士，——紅軍的戰鬥員，她準備對可憎可咒咀的敵人作拚死的戰鬥。

迫擊砲的砲火滾得更遠了，滾向我們軍隊分佈地的深處了。

「馬上就要來了，」尼娜幾呼聽不見喃喃道。

前面響起了自動槍，已經聽到進攻者的吶喊聲了。

「噯，讓我們來動手吧，」奧尼洛娃機關槍隊中的一個戰士忍不住地向她叫道。

但是她並不回答那戰士，也不射擊。異族人的聲音更加迫近了。從那面，從黑暗中，有人用破碎的俄羅斯話叫出罵人的話。自動槍的排槍敲得很響，好似就在耳朵旁邊射擊着。在眼睛已把撲來進攻的敵人的剪影從黑暗中抓住的時候，少女團員尼娜，奧尼洛娃才用突然的和有力的火力開始她第一次真正的戰鬥。

槍彈一排接着一排，——一會長，一會短，一會低，一會高。火之流憤怒地沖在號叫着的，倒下去的和還在緩慢地奔跑着的敵人身上。同隊的戰士好容易才跟得上女機關槍手。自動槍聲靜下來了，異族人的聲音不再

③指機關槍。

聽見了。不過「小馬克西姆」還是狂暴和憤怒地在夜之黑絨上縫綴着時髦的火之線條……

在早晨，尼娜看到了她的工作：四十來個兵士和軍官狼藉在低地裡。
「還剛剛是開始，」——她出聲地說。

這次夜戰對於年輕的女機關槍手是嚴厲的考試。她光榮地把她的戰鬥考試考及格了。

現在應該說真情了。女機關槍手尼娜，奧尼洛娃在營裡被親暱地歡迎。但是在這次夜戰之前，許多人都不相信，女子能成爲這樣堅強和嚴峻的軍人。現在，經過夜戰之後，當尼娜表現出一個頗有鍛鍊的戰士的堅強性和無畏性的時候，真正的戰鬥榮光披蓋了這位年輕的女機槍手。尼娜獲得了戰鬥員和指揮員們的信任。

並且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尼娜所參加作戰的那一營，包括進了傳奇式的夏伯陽師團。一個少女的熱烈的幻想便這樣變成事實了。

……大砲的，迫擊砲的砲火。土地吼響着，暑熱的空氣被火藥的烽煙攪得辛辣了。尼娜對她同隊的戰士們說：

「甚至於連大地都哭了，哼，已經記住我們土地了，牢牢記住了！」
躺在奧尼洛娃旁邊的戰士查勃羅琴突然說道。

「唱一隻好聽的歌兒，那就快樂些了。」

於是尼娜便唱起來了：

寄封信到莫斯科，
寄到親愛的京城，
我寫給心上的朋友，
寫得親親暱暱。

她突然忘記了這隻歌的歌詞，但是爲了不使戰士們懊惱，不願意中斷它。於是便產生了新的歌詞，不自覺地由靈魂深處唱出來的歌詞：

保護國家，
保護自己親愛的家，

我用我親愛的
心血起誓允承。

迫擊砲彈可惡地爆裂着，並且愈來愈近了。不遠地方有一個中尉受了傷。尼娜趕快把他拖到林子裡面去，包紮好。中尉要死了，他握住她的手。他把皮套解開，把手槍交給她。

「藏着，安卡，別忘記，」他幾乎聽不見地喃喃說。

尼娜在他的頭上看了看，俯下身去，吻他的嘴唇。中尉把眼睛稍稍張開。他熄滅下去的目光長久地靜止在奧尼洛娃的臉上。

她帶着哭泣的眼睛爬行地回到自己的機槍跟前。這時從右面，從森林那面出現法西斯蒂。

「安卡，把他們縫起來……」

安卡便開始縫了。還有眼淚從她的眼睛裡跑出來。又像可紀念的那夜一樣，「小馬克西姆」毫不疲倦地用準確殺人之火鞭打着。法西斯的行列稀疏了，進攻洩氣了。

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接連向尼娜·奧尼洛娃的機關槍巢進攻六次。女機關槍手用哭泣着的眼睛看着他們。她在想着他所吻過的，現在死在離她不遠地方的林子裡的巴維爾·謝梅京。

法西斯蒂現在顯然少些了。他們走到山丘的傾斜面，開始用步槍和自動槍射擊。尼娜身旁有人空洞地喊了一聲，從山丘上滾下去，她沒有回頭看。她透過眼淚，擦擦眼睛，測量一下隔離她和法西斯蒂的距離：七十，六十，五十，四十米。尼娜苦痛地嘆了一口氣，便作一長列的掃射。她把機關槍的槍口從這面移到那面，在同一的水平上——對準着進攻者的腰部。他看着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怎樣像被銳利的鎌刀截斷似的插進泥裡。活着沒有死的則跑着，向低地爬回去。

女機關射手輕鬆地透了一口氣。他聽到迫擊砲彈呼號的聲音，抬起頭來。不知甚麼重東西打在地上。尼娜被埋沒了。他迅速的把身上的泥土抖掉，想要爬起來，但是覺到羸弱，微笑了一下。

【 8 】

查勃羅琴喊叫道：

「安卡。活着嗎？」

「完全，」她說。

但是血在她臉上跑：一塊碎片落在她的頭上，另一塊帶到耳朵。她被送往醫院。運出奧地薩。很愛護地醫治。不久她便痊癒了。她找尋自己的師，自己的團。很難找到。但是女機槍手安卡的性格和頑強幫助她找到了自己的部隊。

……經過沉寂之後，透明的天空又充滿大砲的轟響聲了。砲彈帶着金屬的鳴響在頭上飛過，頻繁的爆裂在地面上像黑色的捲髮爆發起來。在高高的藍天上面我們的鋼鳥作着大圓圈在德國陣地上面下降。大地抖了一下，在脚下移動。沉重的炸彈粉碎敵人的碉堡和塹壕。

夏伯陽人站了起來向前，向德國防線的最前茅猛進。穿水手緊身衣的姑娘，伏到機關槍上，用暴怒的火力鞭打，把敵人打在地上，不讓他們抬起頭來。

姑娘用他機槍的火力支持着夏伯陽人的猛攻。當步兵更向前推進的時候。那姑娘便迅速而堅決的指揮她同隊的戰鬥員道：

「衝向新的火位！」並且第一個跑在前面。

進攻成功了。佔領了新的小山，重要的高地。指揮員們到尼娜·奧尼洛娃跟前來。他們熱烈地握他的手，爲了他的功績，爲了他軍人的英勇，感謝這位小小的，活潑的女機關槍員。

右翼還在進行着激烈的搏鬥。夏伯陽人的戰鬥鄰居們在拉直戰綫，跟上來。從那裡傳來頻繁的。抖動的機槍掃射聲。尼娜總着，把頭稍稍向旁傾側。

「我們的機關槍手工作得很好。很好，」他說。

垂暮的昏暗來掩蓋大地，山和高地的峯巔躲藏起來了。熱騰騰的晚飯送來了。

戰爭給奧尼洛娃很大的戰鬥經驗，鍛鍊了她。紅軍軍曹尼娜，奧尼洛

娃做了機關槍指揮員。年輕的機關槍手們都到她跟前來學習。

女機槍手「安卡」被召到軍事委員會去——以「紅旗」戰鬥勳章獎賞給她，西伐斯托波爾英勇的女保衛者接受了勳章的之後，簡短而清楚地說：

「我不會演說，但是我會用我機關槍的舌頭跟法西斯蒂好好「談話」。」

過了許多天。我們沿着小黑河走，後來還在好幾個地方過這河，因為在那些地方，這河蜿蜒地擋着我們的去路。經過盆地來到一座廣闊多石的山跟前。山頂像張開的獅子喉腔，在山石上所鑿成的梯級通進這喉腔。那裡設立着夏伯陽的指揮處。葛洛曼上校——一個蹙眉憂愁的人迎接我們。一同走到上面深谷裡去。葛洛曼長久地沉默着。走到汽車跟前，他才用低低的發抖，的聲音說道：

「我們的安卡——尼娜·奧尼洛娃昨天受了致命傷。」

他的嘴唇顫動起來了：只有父親在說到自己女兒的時候才會這樣。

「剛才打電話到醫務營去問，那面回話說沒有希望了。」

是一下殘酷的打擊。你會覺得這是刀尖戳進胸膛的痛楚。尼娜·奧尼洛娃受致命傷了！活潑的，常笑的姑娘，好唱的少女。死神與奧尼洛娃！這樣的並立從前甚麼時候會鑽進腦袋呢？一切著名的「百死神」總是寬恕她的。現在百死神中的一位乘隙創傷了這位勇猛的尼娜。沒有希望了……

……

汽車夫阿爾卡其本來是不着急的，他聽見奧尼洛娃受了致命傷之後，用最高限度的速率，用極度的速率駕駛汽車。猛衝地衝過閃到旁邊去的調整員，絕望地在載重汽車之間飛竄過去。過了幾分鐘汽車轉身離開公路，向下面，向印克爾曼水平坑滑滾下去。在巨型的山洞入口處，站着一群隨軍醫生，教授。醫務師師長鮑里斯·華爾沙夫斯基悲哀地聳聳肩。我們不言而喻地瞭解了他。他領我們去。

她躺在一個頂蓋很高的石洞裡。套着白紗的電燈射出柔和的光茫。女

護士們盤膝坐着。

尼娜·奧尼洛娃的眼睛是閉着的。面孔白得像被單似的。她不轉動，也不呻吟。似乎，她已經死了。但是她是活着的。生命還在她的心裡溫暖着，還在和死神搏鬥着。

「有時她也張開眼睛來，」華爾沙夫斯基喃喃地說。「說了兩三個字便又昏迷了。凡是醫學所能做的一切我們都在做着。但是傷太多了，她血流得太多了。只有神蹟才能拯救她。但是……」

他是這樣無助地說出這個「但是」！

尼娜·奧尼洛娃默默地熄滅了。她張開眼睛，看看我們，沒有認得出。她把目光轉移到燈光上，一眼不眨地長久地看着。華爾沙夫斯基扯裂似的把燈上的白紗除下來。明亮燈光觸進她的眼睛。但是她沒有把目光移開。似乎，她更加凝視地看着這光了，好像竭力要記住這光似的。華爾沙夫斯基又用白紗把燈蓋起來。奧尼洛娃垂下眼皮。華爾沙夫斯基俯身到她耳朵跟前，問道：

「你要說甚麼嗎？」

奧尼洛娃又重新看燈。

「光妨礙你嗎？」

她垂下眼皮，她的頭幾乎看不出地搖到旁邊去。我們明白了，並不一——並不妨礙。

「你要甚麼嗎？」

她還是看着燈。現在我們才發現小桌的燈旁有一個小捲。華爾沙夫斯基把它拿到手裡。奧尼洛娃微笑了，並且喃喃的說了甚麼聽不出的話。我們把紙捲打開。裡面是一本托爾斯泰的小書「西伐斯托波爾的小說」，學生的練習簿，從不同城市給尼娜·奧尼洛娃寄來的一束書信，從戰地報紙剪下來的描寫她偉蹟的剪報。

我們把練習簿翻開。它的最初幾頁是奧尼洛娃親手所寫的。是匆促的，難於辨認的幾行字。沿海居民的戰歌「克里米亞岸邊的大海闊廣的展開」

全文都抄着。另一頁上是沒有寫完的信：「寫給我在影片『夏伯陽』裡所看見的夏伯陽師團中真正的女機槍手安卡……」。

尼卡·奧尼洛娃閉起眼睛。我們走出病房。在醫務師師長的辦公室裡可以靜靜地細看奧尼洛娃的筆記。看來，她會細心的讀過托爾斯泰關於西伐斯托波爾的短篇小說：許多字句和字行是用鉛筆畫着黑道，書頁的天地是驚嘆號，有些地方有這樣的字：

「對！」

「這話多對！」

「我也有同感！」

「不要想到死，那就很容易作戰了。要明白，你爲甚麼犧牲你自己的生命。假使是爲了偉蹟和光榮的裝飾那就很糟了。只有爲人民和祖國所做的偉蹟才是美麗的。你在想着，你是爲自己的生命，爲自己的國家而鬥爭，你就覺得很容易了。偉蹟和光榮是自己落到你頭上來的。」

這些匆忙的筆跡，我覺得是符合托爾斯泰所描寫一八五四——五五年西伐斯托波爾保衛戰英雄的體驗的。奧尼洛娃的筆記簿是用托爾斯泰的話開始的：

「在你想到你在西伐斯托波爾的時候，一種剛毅的驕矜的感覺不會不滲進你的靈魂，血不會不在你的血脈裡更快地循行起來……」

就在這裡，在另外一頁上，有少共女團員奧尼洛娃親手所寫的這樣幾字：

「是的。血是流得更快了，靈魂裡充滿着高度的激動，臉上是驕矜和自重的明亮的光彩。這是我們親愛的蘇維埃城市——西伐斯托波爾。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它曾以戰鬥的英勇震撼世界，以偉大不滅的榮光裝飾它自己。

「俄羅斯人民的榮光——西伐斯托波爾。俄羅斯人民的勇敢——西伐斯托波爾。西伐斯托波爾——這是俄羅斯蘇維埃人的性格，是他靈魂的風格。蘇維埃西伐斯托波爾——這是偉大衛國戰爭英勇美麗的詩篇。當你說

到它的時候，你的字眼會不够用，空氣會不够呼吸。要列夫·托爾斯泰來就好了。只有這種俄羅斯的「列夫」④才能够明白這一切。明白和克制，克服，加強這人類熱情奔放的無底洞，火焰似的激情，寒冰似的憎恨，剛毅和英勇精神，在炸彈和砲彈如雹之下的英勇，在子彈的旋風和坦克車狂暴的鏗鏘聲之下的英勇精神。它會來的，我們新的列夫·托爾斯泰，他將三倍地榮讚你，敬愛你的，不可遺忘的，我們永久的西伐斯托波爾。」

只有真正的，不知道畏懼，不知道打擊的崇高的女愛國者才能這樣回答天才的俄羅斯作家。

簿子的末了是沒有寫完的一封寄給「夏伯陽」影片女主角的信：

「給我在影片『夏伯陽』中所見到的夏伯陽師團的真女機關槍手安卡。同志，我不認識你，請你寬恕我寫這封信。但是從戰爭一開始我就要寫信給你，跟你認識一下。我知道，你並不是那位安卡，不是那位真正的夏伯陽機關槍手。但是你演得和真的一樣，所以我一直羨慕你，我幻想做一個女機關槍手，並且也這樣勇敢地作戰。當開始戰爭的時候，我已經預備好，機關槍課考得優等。我進了那個真正的夏伯陽師團，這對於我是多麼幸福啊。我和我的機關槍保衛過奧地薩，現在正保衛着西伐斯托波爾。從外形來看。我當然很弱，很小，很瘦。但是我告訴你實在話：我的手一次都沒有發過抖。最初我還有些怕。後來一切都過去了……（幾個看不清的字）。在保衛寶貴的，親愛的土地和自己的家的時候（我沒有嫡親的家庭，所以全體人民就是我的家），就會成爲很勇敢，不知道所謂胆怯。我想把我的生活，怎樣和夏伯陽人一同打法西斯蒂詳細的寫給你……」

這封信沒有寫完。

華爾沙夫斯基跑進來，說，決定把奧尼洛娃遷移到另外一個醫院裡去：到那裡再試用一個救命的方法。

爲了這個光榮女郎的生命進行着頑強的，激烈的鬥爭。每隔五分鐘——十分鐘，從營裡，團裡和師裡總有電話打來。英勇女機關槍手的命運

④ 俄文：獅子。

使大家不安着。回答不能使人得到安慰。在電話機旁邊值班的女護士麗達絕望地說：

「這些電話我不能再回答了！人家要聽到她已好些了的話，我却必須使他們悲哀——說，尼娜一刻比一刻惡化……」

深夜，一位最大的專家，柯夫曼教授用顫抖着的聲音說：

「所有的方法都試過了。已經沒有甚麼可幫助的了。她只能夠再支持幾小時了。」

後來我們得悉尼娜·奧尼洛娃的最後請求。她從昏迷中醒過來，說：

「我知道，我要死了，請告訴大家，不要安慰我，不要說不真實的話。」

司令也站在醫院的病房裡，俯身在奧尼洛娃的床上。他的頭抽動着，但是臉上却堆着親暱的父性的微笑。他直視着奧尼洛娃的眼睛，她也用同樣凝視的目光回答他。將軍沉重地坐到椅子上，拿一隻手按到奧尼洛娃的額上，撫摸她的頭髮。感激之笑的影子橫在她的唇上。

「愛，女兒，你戰得很光榮，」他用幾乎沙啞的聲音說。「用全軍的名義，用我們全體人民的名義感謝你。女兒，你戰得很好，很勇敢……」

戰鬥的將軍抑住啜泣的感情，用一隻手的迅速動作，拿出手絹，把夾鼻眼鏡擦了一擦。這一切都只繼續了一瞬間。他現在俯到奧尼洛娃的臉上，低聲地說：

「你很好的保衛了奧地薩，你記得林子，達里尼克鎮，山丘嗎……」

在奧尼洛娃的嘴唇上溫暖起一個微笑。她把眼睛寬闊地張開，默默地，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司令的臉。

「整個西伐斯托波爾都知道你，現在整個國家都將知道你。謝謝你，女兒，用史大林的名義。」

將軍吻她的嘴。他又把手放在她的額上。尼娜·奧尼洛娃閉起眼睛，微笑撥動她的嘴唇，並且永久凝住了。

病房裡沿牆站着來和「夏伯陽的安卡」告別的戰鬥的岸防軍指揮員。

他們帶着溼潤的眼睛走近奧尼洛娃的床前，吻她，——他們忠實和無畏的戰友。

二 在熱內亞的塔中

快要半夜了。我們是在巴拉克拉伐公路上。在高高的黑天上是閃爍着的星星。一把巨大的磨光的彎月鐮刀。公路之帶清朗地伸展着。今天這樣靜靜的南方之夜撩起人們的遺憾。德國人仔細地射擊了幾段公路。好像猛禽似的，躲在近段的高空中，追獵着出現在公路上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駕車者從MK ⑤中擠出了這輛好車子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寒風在放下的玻璃裡刺人地哨鳴着。經過瘋狂的向前猛衝之後，汽車靜止在暗黑的地帶，緊靠在樹跟前，破壞的房子跟前。最後我們安然竄到巴拉克拉伐。汽車在街上走着，緊靠着屋子的牆。

在一所小小的，黏附在崖石上的房子裡設着營指揮員克卡洛的指揮處。營指揮員禮貌地迎接我們。他是一個巨大而結實的男子，他有些羞澀，所以動作拘謹。我們交換最後的新聞；他講他一地設的事情，我們講前線其他地段的事情。

少校魯勃足夫，中校克卡洛的直屬官長，拍一下營指揮員的肩，和愛地說道：

「他不是人，而是崖石。不管德國人把他怎樣打，怎樣壓！沒有關係，他總是屹立不動。

克卡洛難為情地看着魯勃足夫。自然，他也可以講些關於少校的話，但是羞澀妨礙他說話。

魯勃足夫詢問營指揮員關於過去一天的事情。

「很好，」克卡洛報告道。「一天之中在街口，房子上和街上整整拋了三十顆迫擊砲彈。兩大桶被爆炸得冒着火焰的燃料從海岸上滾下來。但是戰士們立刻把火撲滅了。德國狙擊兵偷射一個經過公路走往卡朗村的老
⑤ 汽車的牌號

婦。

「我們就這樣生活着，」中校結束營指揮員的報告說。「我們就這樣生活着，每天總要發生些甚麼事情。喂，去吧，同志們，否則恐怕熱內亞人要等候了。」

我們偷偷的經過街道走往山谷，從這個山谷再走到另一個山谷。

在一座小岡的那面升起巨大的山崖，像一堵垂直的牆，在山崖的頂端高聳着熱內亞石塔。攀着石頭，曲折着身體開始作陡直的爬昇。要在峽谷上面攀緣過去，谷底黑得不可看見，聽得見下面有從山上奔下來的春水在潺潺而響。我們喘息的爬着。想起但丁「地獄」裡的幾行詩：

於是，繞着泥濘的洞穴，
我們在沼澤和乾地的邊沿，
看着那些喉頭被粘土吞吃着的人，
終於來到了塔的前面。

我們面前升起厚重的堡壘式的建築物——古代熱內亞的塔。

閉鎖機空空洞洞的鏗鏘聲，低低的，但是劇烈的喊聲：

「站住！是誰？」

石頭後面走出一個哨兵，凝似的把我們看了一下，認出是上級指揮員，致敬的微笑一下。

「指揮員同志們，用這方法走起來要快些。彎着腰，否則，媽的，也許這裡會躺着甚麼德國兵。」

過了三分鐘我們已經鑽進塔的夾道。是戰士們在德國的炮火之下鑿出來的。野石——火石——困難的用鋤頭和鑿子鑿開，「建築學工程師」亞力山大·馬爾德諾夫費極大的困難在粗厚的，幾乎有兩米厚的石壁上鑿出一個通道來。通道很低。

一小隊保衛石塔的人——幾乎完全是由少共黨員組成的，親密的友善了。這隊人的靈魂是他們的指導員，少尉葛里戈里，奧爾洛夫，前莫斯科地下鐵道建築的監督，他曾經監督「鷹」站。也像一切具有豁朗，善良

靈魂的人們一樣，他迅速地爭取到愛戴，尊敬，愛護。在他的幾句開玩笑的話裡，立刻給我們展開了這人的性格。他是這樣自我介紹的：

「自己父母的兒子，自願生下。最近幾個月擔任熱內亞堡壘指揮的職位——銜頭是少尉。戰鬥員或是指揮部方面沒有任何指摘。敵人方面却有怨言，但是在戰爭中可以不願這些控訴。」

葛里戈里，奧爾洛夫是一個愉快而勇敢的人。他雖然很年輕，但是卻是一個聰明而有耐心的教化者。有一次有一個新戰士來到塔裡。我們喚他做沈京。是一個沒有勇氣的人。奧爾洛夫收留了這個新人，對他很嚴厲，但是却像對付小孩子似的很愛護地跟他週旋。他給他講勇氣，並且當場給他看，勇氣應該是怎樣；勇氣不是爲了誇耀，而是爲了勝利。

奧爾洛夫一天兩次三次地冒着生命的危險訓練這個新戰士的勇氣，搏鬥，建立和鍛鍊這個青年軍人的性格。現在沈京已是一個勇敢而聰敏的戰士。沈京同志聽着奧爾洛夫友誼的講述，微笑着。

「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他證實說「爲什麼隱藏過錯呢……真有些害怕。我們站在海崖邊上，四周圍都是德國人，下面是海，整天整夜地射擊，跑不到那裡去……」

石塔保衛者特殊的驕矜是在於他們的陣地是佈置在偉大衛國戰爭巨大戰線右翼的極端。正就是在這裡極端清楚地感覺得出「從北冰洋到黑海」的這幾個字的意思！戰線在這裡從高聳的崖石上陡直地瀉到海裡去。戰線就在這裡結束。

熱內亞石塔的保衛者身受了德軍瘋狂的打擊——在幾個月之中有五千多顆迫擊砲彈和大砲彈，幾百萬顆子彈傾倒在他們身上。德兵曾經靠近七十次地日夜衝擊這石塔。但是所有進攻都被英明地擊退了，……………。石塔的保衛者，在所有被圍的時期沒有損失一個人。他們中間甚至於沒有受輕傷的人。

迫擊砲迅速地工作，射擊德軍陣地。經過長時間的衝擊之後，德國人絕望於正面佔領石塔。他們企圖經過峽谷來抄襲它。在峽谷裡遺下幾百具

德國士兵和軍官的屍體。但是有一次早晨石塔上出現張白旗，……
……！！的時候，希特勒軍人的瘋狂達到最高點。

德國迫擊砲和機關槍整天地射擊。這塊盾雖然被幾百顆鋼彈和迫擊砲彈的鐵片穿成許多洞，但是屹然不動的，遠遠地可以看見的它仍舊長久地給異族侵略者高掛着可怕的判決書。

我們坐在舖在蒸發着熱氣的小火爐周圍的席子上。石塔的牆那邊，德國的迫擊砲彈沉重地敲響着，大砲彈的杯子帶着金屬的空洞之音而打碎着。「建築學工程師」沙薩·馬爾德諾夫，一個身體魁偉的人，滑稽地講述他怎樣跟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作戰。

「我們有過一個戰士，關於他簡直不是言語可以形容。是個矮小的，哭哭啼啼的人，摩托林記得他。他老是訴苦，說什麼身體不好，但是一作刺刀衝鋒，——也不知是那來的氣力！……，……，……。我本來也是很有氣力，但是這科學却不是很快就學會。我羨慕他。他可憐我，教我怎樣使用刺刀——怎樣刺，怎樣扔，用那一隻手幹。真幹起來了……」

我們看看旁邊的摩托林。他忠誠的眼睛不離馬爾德諾夫。葛里戈里·奧爾洛夫向我們耳語道：

「摩托林的命是靠了馬爾德諾夫。馬爾德諾夫把他，把受了重傷的摩托林，從戰場上，像抱小孩子似的抱了出來。一般的說，記者同志，單是關於馬爾德諾夫一個人的事，假使都告訴你，就可以寫成整整的一本英勇的書。我自己也並不是懦夫，這是我知道的，但是馬爾德諾夫我們承認是超特的勇者。爲了事業，爲了同伴，赴湯蹈火，不管死活他都是去的。你去問摩托林，讓他告訴你，馬爾德諾夫怎樣救了一個游擊隊的偵察員。」

我們去找摩托林，他坐到我們跟前，張開了嘴，但是什麼也沒有說。我們隨着他的視線看過去，看見了馬爾德諾夫。馬爾德諾夫皺着眉搖頭，用手指威脅摩托林。

「沙薩，我只是把偵察員的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摩托林請求道。

「你以為是甚麼長篇小說嗎！有過這麼一事情，就完事了吧，」馬爾德諾夫打斷他說。

團軍事委員史米爾諾夫來干涉談話。他說服馬爾德諾夫，給他說明，好事情是不用害羞的。馬爾德諾夫的偉蹟是值得廣泛宣揚的。沙薩不得已地同意了。

摩托林講述了如下的事情：

「有一次早晨開始向石塔射來疾風似的砲火。我們想，德國人怎麼啦？我們觀察，我們突然看見——有一個人跑到我們這方面來。德國人，狙擊兵和炮兵用機關槍和迫擊砲射擊他。那人一會倒下，一會藏在石頭後面，一會又爬，或是站起來跑。照衣服來看；好像是我們自己人，不是德國人。後來認出，這是游擊隊的聯絡員。一看，他已經離我們很近了。是的，看來，他路徑不熟，他老是往山崖的邊沿衝去。他以為，那裡可以下降。其實那裡是由山崖直達河面的絕壁。他像早晨着溼的潤滑的石塊那樣滑下去了。我們看來，那人滑下海裡去了。噯，那有甚麼辦法呢？戰爭中甚麼事情都是有的。常言所謂對於這件事情他沒有他自己的星宿。

「德國人停止射擊了。我看見，沙薩·馬爾德諾夫從石塔裡爬出來。爬到絕壁那裡去。這已經是他後來說的話了：他向絕壁一看，看見：游擊隊偵察員躺在山崖上半米闊的凹處，眼看就要摔到海裡去了。從馬爾德諾夫到游擊隊員有二米。馬爾德諾夫向他叫道：

『爬起來，老弟，拿手伸過來！』

「他自己則經過級壁彎腰伸手去接。德國人當然看到這幅圖畫，當下便開始濫轟！石塊被迫擊砲打得變成碎塊。白色的，石塊的塵埃像雲霧似的瀰漫着。但是馬爾德諾夫沒有放下同志。總算接觸到他伸起的手，但是沒有抓住，只是手指帶到手指，他自己都幾乎翻下海去。試第二次。那游擊隊員也集合他所有的氣力爬起身來去接馬爾德諾夫的手。沙薩第二次抓住那少年的手，像拿一根羽毛拋過自己身子似的。那游擊隊員後來兩小時失去記憶，——從山崖上落下去的時候，受了傷。那時我們從石塔裡跳出

來，把兩人都拖上來。這便是全部偉蹟。雖然不長，却很英勇……」

我們很小心的一個個從石塔裡爬出來。月光落在入口的縫隙裡，照亮着它。周圍很靜！

「德國人睡着了，」奧爾洛夫說，「一天忙累了。讓我們現在來叫醒他們！」

戰鬥員和指揮員在火位上佔好自己的位子。一排指示的子彈像長長的火箭似的插進分佈得很近的，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德軍防禦工事。隨在這些子彈後面的是攻甲砲彈。迫擊炮像錘子打鑄鐵似的敲打着。轟響着的，呼叫着砲火之疾風開始了。在德軍陣地上面昇起了照明的火箭：一支，兩支，五支，十支。周圍一切都復活了，用黃色的，白色的，藍色的火光照亮着。

「醒了，」奧爾洛夫懷着滿意的感覺說，「現在他們睡不到早晨了。德國人的靜夜丟失了。」

確實，德國人直到早晨一直放着火箭，用迫擊炮和機關槍射擊着。我們躺在山崖這面，觀察着德國陣地，傾聽着那些被迫擊炮彈打得脫離石塔而滾落下去的喧聲，子彈的上彈聲和打哨聲。突然隱藏在巴拉克拉伐後面甚廣地方的我們探照燈的巨大光芒在天上交叉着，看到地面，停在德國水泥防禦工事上。一切都看見，像在白天一樣。沒有一個德國人敢伸出鼻子來。一切都像是死的，是沒有生命的。只有德國迫擊炮和機關槍用彈片和子彈播在地面上。

月亮躲到雲層後面去了，後來在海灣上，出現了一會，海灣的水面泛着銀色，月光開始昏淡了。黎明前的黑暗加強了，從石塊和海水裡發出腐酸溼氣。我們回到石塔裡，「布爾喬亞」火爐旁邊取暖。狙擊兵獵手阿爾卡其·尼古拉亦夫從他的鷹巢裡注視着我們的蹤跡。他不滿意今天的「打獵」；整天只「印了」三個法西斯蒂。尼古拉亦夫坐到屋角裡，脫去靴子，洗面，吃東西。

在晨起微寒的時候，坐在熱內亞石塔的厚石壁之中，暖熱的小爐子旁

邊是很舒服的。不經意地會想起在這石塔上面所經歷的風景的時代。它記得幾次包圍？

魯勃尼夫說：

「我們就這樣的生活。時代過去了，石塔還是聳立着。我們也更番地屹立着。」

突然奧爾洛夫用胸音唱起歌來，不知是誰在暗黑的角落裡悲愴地撩起曼多林來。奧爾洛夫唱一隻萬西里·伊萬諾維赤·夏伯陽所喜歡的關於烏鴉的歌：

你別飛旋·烏鴉，
在我的頭上，
你不會打倒你的食，
烏鴉，我不是你的。

石塔保衛者聽不厭這隻歌。它透進它的靈魂，衝動他們，正符合緊張的戰鬥形勢，大家都默默地和驚訝地聽着這隻歌，當他奧爾洛夫唱完最後幾個字，輕微而悲哀的弦聲沉下的時候，馬爾德諾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唉，要是吟誦詩人就好了！本來可以很富裕地過活的……」

歌唱完之後，便談話。大家都想知道關於莫斯科的事情，要很多，很詳細。都懷着很大的熱情詢問。當談話關涉到嚴峻的，可怕的十一月日子的時候，大家都屏息着。這裡有莫斯科人。他們詢問每一條街：

「德米特羅夫卡我家的房子怎麼樣了，還完好着嗎？」

「第×號工廠還在做工嗎？」

「電影院裡開映甚麼影片？」

大家都同聲地問到史大林·要向史大林同志致敬，告訴他：

「我們，衛國戰爭戰線左翼最極端的保衛者，熱內亞石塔的保衛者，並沒有給祖國丟臉。」

開始黎明了，新的戰鬥一天的晨間工作近來了，同志們爬行地送我們下山崖。「熱內亞堡塞」年輕而勇敢的鎮守司令葛里戈里·奧爾洛夫少尉

緊緊地握手，低聲地重複說：

「讓莫斯科不要不安——我們決不丟祖國的臉。」

我們長久地站在谷底，擡起頭，看着熱內亞石塔的輪廓怎樣在消散着的晨靄裏勾畫出來。後來它那巨大的側影在明亮着的天際的背影上明朗地出現。最後，隨着太陽第一條光茫的出現，巨型的石塔，正如山崖之巔的堡寨那樣，堅固而不動地高聳起來了。

三 不 朽

寒風把杜望柯伊公路吹得乾乾淨淨。雪還沒有，但是地已經凍了，硬了。風銳聲地呼哨，吹着公路轉灣處高地的峯脊和斜面。在高地的那面，公路的轉側展開通向西伐斯托波爾的路。從山隘裏傾瀉出來的風之流在曠漠的公路上捲起灰塵的小柱。

在高地上，在高地的脊上和斜面有時閃爍着德國人的綠外套。他們是趁了坦克車和裝甲車衝到這裏來的，盤據了高地，鞏固起來，坦克車和裝甲車沿着杜望柯伊公路向後開——去添汽油，載運新的德軍部隊。

俄兵退到靠近西伐斯托波爾的地方分散開來，躲在丘陵的山脊裏。從這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路的轉彎和高地。正因為它們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人們都悲哀地和默默的嘆息。他們給敵人遣下了高地和公路的彎處，給德國人打开通向西伐斯托波爾的路。即使最嚴厲的軍事法庭也會饒恕他們的這一個撤退。有很多原因使這些由戰艦登到硬地上的水手們打這次可怕的敗仗減輕責任。

德國人是突然飛襲得來的。天上落下炸彈，摩托自行車和裝着機槍和大砲的裝甲車在公路上疾馳過來。坦克從兩面包圍高地。砲火是瘋狂殘酷的；經過這種砲火之後，地上已經不留絲毫活的東西，除此之外，應該在左翼來支持的鄰居，不知怎樣不知不覺地溶化了，消失了。和這鄰居只通

過一次電話。隊長，高級政治指導員梅里尼克，對總筒叫喊道：

「喂，朋友，看見沒有，事情怎樣了？你得給我支持一下左翼，別讓他們通過！」

隣居答應支持，後來却不見了。也許隣居比在這裏，在高地上更糟糕？就是誰都不能把這事情講出來。戰鬥中常有這樣的事情，事後，在戰鬥之後，很難弄得清楚。

俄羅斯水兵，無論他是波羅的海水兵，黑海水兵，北海水兵，太平洋水兵，都是神聖地愛惜着戰鬥的歷史傳統的，——拚死作戰，戰到最後一人。這最後一人更戰到最後一滴血。這便是所以有時候沒有甚麼人講述，沒有什麼人回憶所發生過的事情的原因。所以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隣居上那裏去了，因為其中有忠實的人，俄羅斯的獅子——黑海水手！

因為人們都清楚地看見公路的彎處和有着穿綠外套的德國人在那裏橫行的高地，人們覺得悲哀，痛心和侮辱。後面是西伐斯托波爾。它是信任着他們的，等候着他們的行動和保衛。可是他們却放棄了高地，退却了。誰都不敢說，這些人是懦夫。但是戰鬥激烈的時候，有這樣幾秒鐘；那時敵人從四面八方衝來，那時炮火從各處會集得來，這時左隣却像故意作難似的不見了，脚下是土地，再往前也是長着便利的茂草的，羅列着丘陵的土地，在草叢和山丘裏可以躺下，不致落進包圍。

當侮辱的悲哀達到人們心裡，並且扼緊喉嚨的時候，委員說道：

「喂，怎麼樣，同志們，既然會出讓，也得會取得！」

黑海水兵隊向前衝去，穿着黑色帆布服的人們像一片闊浪似的向高地湧去。難道有甚麼東西可以把海浪推回去嗎？

水兵把高地奪回來了，把德國人打退了，用手榴彈，槍柄和機關槍火把他們搗成粉碎。高地不顧一切地被佔領了，公路險峻的彎處和通向西伐斯托波爾的路又在我們的手裏了，在這勝利中並沒有極大的歡欣。人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情：改正了自己的錯誤。然而興奮的情緒，驕矜的感覺却又回到他們身上了——水手的光榮沒有受損！

他們從高地上向後看，在公路上，在銜接公路的兩旁田裡散播着黑色的帆布，就是剛才進行激戰的田裡，他們明白了，他們是經過了死亡，現在才站到高地上的。他們站在高地的脊上和斜面，猶如站在軍艦的甲板上，戰鬥的指揮台上。

第二天出現了一群羊，山羊和綿羊像一派激流似的在田野和公路上奔跑。水兵們笑道：「看，德國人給我們送來的叉燒羊肉！他們看到躲在羊群裡的德國自動槍兵，但是繼續大笑。等活的羊群之流已經到高地的山麓時，機關槍手史遷爾巴柯夫和拉夫羅夫才奉高級指揮員梅里尼克的命令開火。機關槍的水流落在羊群的中央，嚇得亂叫的山羊和綿羊都往嚇倒的自動槍兵身上跳去。」

德國人的狡計沒有成功。自動槍兵被殺死，水手把羊群趕到我們這方面來，送到西伐斯托波爾去。只給自己留下打死的牲畜。廚子格拉德賽夫通宵烤羊肉：一塊塊的大羊肉，每一塊有一公斤重，新鮮，烤得很好很香。

一夜過去了。早晨又出現德國人。公路和田野裡爬着黑色的坦克，後面，藏在鋼甲後面跟進着的德國步兵。空中又呼號起「容克」式和「密塞斯米特」式。狂暴的疾風從天上落到高地上，另外一種疾風則從地上湧起。但是水兵們堅牢地站在地上。委員怎樣說？他說：

「水兵們戰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個人戰到最後一滴血。」

在山地那面，靠近德國人的地方是堤壩，堤壩那面躺着十個少共水兵，以政治指導員尼古拉·飛里成果為首。他們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得見坦克和德國步兵。委員在石塊之間爬着。他爬到堤壩跟前，說道：

「喂，怎麼樣，兄弟們，接仗嗎？」

大家回答他道：

「接仗。」

「到最後一人？」委員問。

「到最後一人，」尼古拉·飛里成果代替大家回答。

【24】

他右面的那條濃黑的眉毛顫抖着。但是嘴却微笑着，在上面一列的牙齒上可以看見一顆金屬的牙齒。

「誰去，兄弟們？」委員問道。

「我！我！」水手們挨次回答道。

委員說：

「用不着大家都去。只要五個人就够了。其餘的人待在這裡。」

尼古拉·飛里成果挑選四個水兵獵手。他發命令道：

「紅軍戰士萬西里·妻布里果——機關槍和手榴彈。」

「紅軍戰士尤里·帕爾興——步槍和手榴彈。」

「有，步槍和手榴彈，」尤里·帕爾興答道。

「紅軍戰士伊凡·克拉斯諾歇里斯基——步槍和燃燒油瓶。」

「有，」伊凡·克拉斯諾歇里斯基回答。

「紅軍戰士達尼爾·奧琴足夫——步槍手榴彈和燃燒瓶。」

「有，」達尼爾·奧琴足夫回答。

以政治指導員飛里成果爲首的四名水兵向坦克迎面爬去。七輛德國坦克向五名黑海水兵迎面轟隆而來。萬西里·妻布里果帶着他的機關槍滾到小阜後面去瞄準一輛坦克，向摩托縫開去兩排短促的槍。但是坦克還是繼續頑強地走着。妻布里果咬嘴唇，眯縫起左眼睛，又向縫隙開去一排槍。坦克一面走一面搖幌起來，側倒在機關槍手跟前，呆住了。

「喂，狗子！」妻布里柯奮激地叫了一聲。

突然在坦克旁邊出現萬西里·克拉斯諾歇里斯基，把燃燒油瓶拋過去。坦克被黑煙籠罩，燒起來了。妻布里果向其他坦克的摩托縫射去短促的幾排槍。尤里·帕爾興和萬西里·克拉斯諾歇里斯基在坦克附近出現，用手榴彈和瓶子向他們拋去。又是兩輛坦克在田裡燒起來，好像牧人夜間的篝火，當遠遠地看它們的時候。尼古拉·飛里成果和達尼爾·奧琴足夫這時用手榴彈把步兵和坦克隔開。

五個黑海水兵戰了兩小時。保全的德國坦克車轉身往回飛奔。德兵隨

在後面奔跑，把粗野的叫聲點綴着空間。他們落在坦克的後面，他們被高地上的機關槍和迫擊砲栽倒，政治指導員飛里成果的勇敢戰士則從堤壩後面鞭打。

在公路上和田野裡又建立了安靜。仔細地轟炸了高地周圍田野的德國飛機飛走了，已是中午時候。廚子格拉德賽夫給飛里成果，戰士們拿羊肉來。戰士們大嚼着羊肉，談着和坦克作戰的印象。激動的青春，完成了義務的自覺給他們充滿了歡欣。

但是格拉德賽夫一走，德國坦克車又出現了。這一次是十五輛坦克車向那隱藏着勇士的堤壩轟轟而來，也向高地衝去，並竭力要抄高地。十五輛坦克行進着——每一個水兵是三輛。飛里成果用眼睛環視了一下公路和田野。左面有兩百多個德國兵跑步衝向高地。他想跟委員再要五個戰鬥員，但是現在看見這些前來進攻的德兵，便不這樣想了。高地上的人屈指可數。天呀，讓他們打退這群兵吧！

飛里成果環顧一下自己的戰士。「唉，我的朋友，親愛的兄弟！」他心想。「我們戰到最後一滴血的決死戰來到了。」但是他却憤怒地出聲說道：

「停吧，德國人，——通不過的！」

「不讓通過！」妻布里果說。

「怎樣，兄弟們，接戰不？」萬西里·克拉斯諾歇里斯基也學着委員的聲音，問道。他做出與其說是嚴肅的，不如說是可怕的臉色，忍不住地微笑了。但看了飛里成果一眼之後，熄滅了微笑，微笑從他的嘴唇上爬下來；他明白，那決死的戰鬥近來了，來到了，軍人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準備做這種決死戰的。

尤里·帕爾興躡着，從堤壩後面看着坦克：

「還約摸只剩一公里了，」他說，轉身對飛里成果。

「紅海軍同志們！」飛里成果的聲音顫抖着。「我們宣誓作決死戰！我命令打坦克，衝鋒，不讓衝到高地上去！」

政治指導員用低低的內心的聲音補充道：

「因為高地後面就是西伐斯托波爾……」

達尼爾·奧琴足夫第一個爬到飛里成果跟前（不能站直身子，因為德國人用機關槍掃射着堤壘）。他緊握指揮員的手。跟着他爬過去的是克拉斯諾歇里斯基，然後是妻布里果和尤里·帕爾興。他們蒼白着面孔，用乾燥的嘴唇，只是私語地說出一個字：

「我宣誓！」

但是坦克已經迫近了——只距離二百五十米。

戰鬥開始了。又是妻布里果打先頭一輛坦克的摩托縫，第一排槍就把這黑色的怪物停止了。他不轉氣地又打其他坦克，突然覺得，他的心冷了：聽不見機關槍熟識的噠々之聲。妻布里果從堤壘上爬到溝裡去。他經過溝再爬到田野裡。那裡有一輛坦克車突竄着，要抄襲高地。妻布里果站起來。他旁邊的乾土被子彈打得飛揚起來。他把兩架手溜彈向坦克的齒輪下面拋去。昇起了黑色的烏雲。然後直落在輪子上——齒輪被炸彈炸碎了。

割破了手。血。受傷了。但是難道會感覺創痛嗎，當整個靈魂都是號召人們向這來踐踏我們土地的德國人，向這些壓碎活人和死人的坦克車復仇的燃燒着的巨創的時候。他還有一架手溜彈，於是他又爬到另一輛坦克車跟前去。拋擲。沈重的爆炸。泥塊落在頭上和肩上。突然有沈重和火熱的東西邁進這青年水手的胸膛。他倒在地上，一片巨大的天像黑色的帷幕落在他張開眼睛裏。萬西里·妻布里果受了致命傷。

伊凡·克拉斯諾歇里斯基用眼睛問飛里成果道：可以啊？後者點點頭。這紅水手從堤壘後面跑出去迎接最近的一輛坦克。每一隻手裏有兩瓶燃燒油。瞄準一擊燒着坦克。一秒鐘之間他自己隱藏在煙球裏，在火的長舌裏。但是他跑開了。屈膝倒下。第二輛坦克車的一排機關槍彈把他削倒了。但是這位用海水兵又爬動了，手裏拿着兩隻瓶子。他一直爬到坦克跟前，把他最後兩隻裝着燃燒液汁的瓶子打在坦克的鋼甲上和摩托艙裏。第二輛燃燒着的坦克立地旋轉起來。受傷的萬尼亞·克拉斯諾歇里斯基在它的齒輪下面不見了。

飛里成果，奧琴足夫和帕爾興從堤壩後面打坦克。但是他們的子彈也要用完了。飛里成果把步槍拋在一旁。他默默的把一紮手榴彈繫在腰裡。奧琴足夫和帕爾興也這樣做。

五輛坦克已經只離堤壩五十米了。飛里成果緊緊地擁抱朋友們，吻他們的嘴。他們默默地互相告別——他們由於狂怒和憎恨而面色陰沉和蒼白起來。坦克已經只離二十米了。尼古拉·飛里成果從堤壩後面走出來。他用平正的步子走去迎接德國坦克，安安靜靜的，頭高高的抬着。他的手裡沒有武器。他不能轉身到旁邊去，坦克開到他身上去。發出沉重的爆炸聲。坦克側倒。

達尼爾·奧琴足夫和尤里·帕爾興從堤壩後面看見他們敬愛的朋友和指揮員跌倒。其餘的坦克迫近堤壩。身穿黑色帆布衣，頭戴隨風飄揚的飄帶無邊帽的年輕的水手們從左面和右面走出堤壩。

「別了，尤里！」達尼爾·奧琴足夫喊道。

「別了，達尼爾！」尤里·帕爾興喊道。

於是充滿絕望之決心的他們一同喊道：

「我們的祖國萬歲！」

達尼爾跌倒在地上，用手去抓胸膛。德國坦克車手用一排機關槍彈把他裁倒了。但是達尼爾·奧琴足夫還是爬到坦克跟前，用手抓着地，於是齒輪來了。爆炸。預備爬上堤壩的坦克車翻過身來。發出第二個沉重的爆裂。於是又是一輛坦克車發出鏗鏘和軋軋的聲音，從堤壩上滑下來。這是尤里·帕爾興躺到齒輪下面。

不，德國人在這裡是通不過的！保全的坦克車走着轉過身去，向它們所來的方向疾馳而去。

高地的崖石上則正在進行着肉搏戰。眼看德國人就要征服一小批水兵，踏碎他們了。突然德國人從高地上撤落到田野裡去。因為他們看見，他們自己的坦克車逃走了。軟弱但是友誼的黑海海軍的「烏拉」聲隨在德國人後面滾去。

當這些在殘酷的戰鬥中守住高地的水手們走近堤壩的時候，他們看見了那些用自己的身軀堵住坦克衝向高地，通向西伐斯托波爾大路進路的人們。只有萬西里·妻布里果還活着。他躺着，把背靠着小丘，看着，他的兄弟們朋友們怎樣對德國坦克車作戰。萬西里·妻布里果死在同伴們手裡的時候，給他們講述搏鬥的詳細情形。

五個年輕水手的名字——飛里成果，奧琴足夫，克拉斯諾歇里斯基，妻布里果，帕爾興，從今之後是不朽的，我們的祖國將永不會忘記他們。

×

寒風在杜望柯伊公路上漫着步。在高地的脊上有着由石塊和泥土結成的堤壩。寒風吹拂着它。這裡葬着不朽的英雄，年輕的黑海水手。

（林 陵譯）

